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二十一

起玄默執徐盡柔兆浹灘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自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三年

正月戊辰

朔太后享萬象神宮

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閣雄

之子瑕為于闐王

闐徒賢翻尉紆勿翻闐視遮翻

春一月丁卯太后

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遺存撫使見上卷天授元年見賢遍翻使疏吏翻

無問賢

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

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按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二月十道舉

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為衛佐疑與此只是一事試官自

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容齊隨筆以為

此語出於張鷟擢推侍御史

擢其俱翻爾雅釋名曰齊魯謂四齒杷為擢推吐雷翻

盥脫

校書郎

盥烏管翻坡詩但信積藏終自售豈知盥脫本無悞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

曰黷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

黷戶吳翻麤粘也眯莫禮翻物入目中也老子曰揣

糠迷目

為御史紀先知所禽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

然後付法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誹數尾翻朝直遙翻

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

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

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

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

為之用

稱尺證翻斷丁亂翻

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

寧陵

縣屬宋州本戰國時魏之寧城漢高祖改為寧陵縣廬江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隋廢州為廬江縣

屬廬州考異曰新傳名弘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唯統紀延載元年云弘霸貪載云應革命舉蓋正謂

此時也今

拜監察御史

監古街翻

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

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

中丞而呼為大今苦

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惡烏路翻

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

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

族用之

太后母楊氏尚辰羊翻

初隋煬帝作東都

見一百八十年卷大業元年

煬亮翻

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始

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

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

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

任音壬嗣祥吏翻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

官尚書秋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史盧獻等六人並

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

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

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

即承反者得減死

先悉薦翻

及知古等下獄

下避嫁翻

俊臣以此

誘之

誘音

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

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少詩治  
翻下同

判官王德壽謂

仁傑曰

判官俊臣  
之屬官也

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

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秋

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憫而謝之

被皮

義翻

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

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絳於鐙為所曳耳

絳戶掛  
翻鐙都

鄧翻

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

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



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棉衣中謂王德壽曰

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

書持之告變得召見

復扶又翻去羗  
呂翻見賢遍翻

則天覽之以問俊

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

褫地爾翻

寢處甚安

處昌  
呂翻

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

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繼視之繼不敢

視惟東顧唯諾而已

繼丑林翻  
唯于癸翻

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

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

思晦死見  
上卷上年

上變得召見

上時掌翻見賢遍翻

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

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

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

朝直通翻

為反狀以付俊臣

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

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

陸德明經典釋文掠音亮

太后曰何

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

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

忠涪陵令獻西鄉令

江夏水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晉改沙羨為沙陽江漢二水會于縣

西春秋謂之夏汭晉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於此  
隋因郡名置江夏縣唐屬鄂州彭澤漢縣屬豫章隋更  
名龍城唐復曰彭澤屬江州涪陵縣漢屬巴郡劉蜀置  
涪陵郡隋涪陵縣屬渝州唐武德元年分置涪州為州  
治所西鄉即漢成固縣地蜀置西鄉縣  
後魏為洋州治所夏戶雅翻涪音浮 流行本嗣真于

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

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

駁比以角翻

為明主有更生之恩

更工衡翻

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

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

後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鄉縣於趙城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南

移三十里以孔思集寺為縣  
治所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  
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

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

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幘頭下

續事始曰三代黔首以帛緇裹髮周武帝裁為四脚

各以幘頭馬周請重繫前脚

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甲戌補闕薛謙

光上䟽

上時掌翻

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

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

選宣應翻

至

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

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

漢司馬相

如為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召以為郎  
後為孝文園令病免而卒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

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

也

將者非將即亮  
翻桴方無翻

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

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

否

行下孟翻  
否音鄙

行舉者賞罰而已來俊臣求金於左衛

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下遐  
嫁翻

縊於  
詐翻

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

書同平章事

陝失冉翻

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

內附

吐從噉入聲党底浪翻

分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

弘同平章事

秋官刑部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如意如

元年起此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飢民

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衆

后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蝦戶加

翻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

一餒

餒徒濫翻又弋廉翻徒甘翻

上表告之

上時掌翻

明日太后對仗謂

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

服臯太后曰朕禁屠宰吉玄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朝直遙翻  
唾吐臥翻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

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

蘇事洩為國人所禽別部酋長咎捶帥羗蠻八千餘人

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

首慈由翻長知兩  
翻帥讀曰率鈐其

廉翻使疏吏

翻將即亮

翻又音如

字咎子

感翻

捶止

崇

翻

新書

作葉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異曰唐紀作咎捶今從實錄

考

辛亥萬年主簿徐

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

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周禮小司寇以五聽聽獄訟求

民情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

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令著三覆之奏

見一百九十三卷太

宗貞觀

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

比毗至翻

令使者得實即行

斬決

令力丁翻使疏吏翻

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亦

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

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

長知兩翻處昌呂翻下處事同分扶問翻

依法覆

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



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願踈而退之堅齊

聃之子也

處昌呂翻徐齊聃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聃它甘翻

夏官侍郎李

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

夏官兵部嗣祥史翻

太后

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

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

姪為親王又為宰相

相息亮翻

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

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

雙九縛翻

秋七月戊寅以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

寧為冬官尚書

嗣祥吏翻冬官工部尚辰羊翻

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

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

為鷹臺侍郎

秋官刑部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邑於號鄆之間莊公所謂吾先

君新邑于此是也漢為新鄭縣屬河南郡晉魏省隋開皇十六復置屬鄭州

夏官侍郎李昭

德為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為文昌左丞

夏官兵部

鳳閣中書天官吏部改尚書為文昌璿殊六翻

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

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

地官戶部司賓卿即鴻臚卿

並同平章事

考

吳曰舊昭德傳舉明德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為之是歲遷鳳閣鸞臺平章事新

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蓋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夏官復為鳳閣也婁師德傳  
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  
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壽思廉之孫姚思廉事隋及

唐

元素敬玄之弟也

李敬玄相高宗

辛巳以營繕大臣王璿為

夏官尚書同平章事

光宅改將作監為營繕監璿似宣翻

承嗣亦毀昭德

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

也是時酷吏恣橫

橫下孟翻

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

奸太后好祥瑞

好呼到翻

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

詰去

吉翻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

邪音耶

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

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

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

處昌呂翻

出示百官傳

觀未遍猫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

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

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

將即亮翻勝音升

每除一官戶

婢竊相謂曰

戶婢官婢之直宮中門戶者

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

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

後魏分馮翊置澄城郡仍置南五泉

縣西魏改為朝邑縣隋唐屬  
司川監古衙翻朝直遙翻

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

勝數

勝音升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辜者八

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偽為于翻

乃相與構陷善

思坐流驪州

舊志驪州至京師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至東都一萬一

千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里宋白曰驪州日南郡堯放驪兜于崇山即此

太后知

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

后改司天監為渾儀監丞從七品下復扶又翻渾戶本翻

善思名誤以字行

誤七免翻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

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

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

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事見秦紀上時掌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

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

知變之善也

說輪萬翻事見漢紀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象

草造也昧蒙也

造物之始始於冥昧言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造始之時也屯者物之始蒙者物之稱言后稱制之初猶天地

生物之始屯涉倫翻

三叔流言四凶構難

三叔指韓霍諸王四凶指徐敬業等難乃旦翻

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

置神器開告端

謂鑄應以開告密之門也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

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

趨無善迹

以步趨為論也

促柱少和聲

以琴瑟為論也少詩治翻

向時之妙

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芻狗祭祀所用既祭則弃之矣

伏願覽秦漢之得

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

以酒為喻也取其醇汁而去其糟粕

覺

蘧廬之須毀

莊子曰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郭象注云蘧廬傳舍也

去萋斐之

牙角

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去羗呂翻

頓奸險之鋒芒窒羅

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樂音

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効

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

枷研以重枷研其頸楔轂以鐵

圈轂其首而加楔楔先結翻轂呼角翻

摺膺籤爪

摺與拉同力答翻推也折也膺胸也籤爪以竹

籤其爪甲今駒獸者十指下趾即其遺虐

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

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

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

賒遠也言伏法而死較死於獄中為稍賒也

臣竊聽

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

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

被皮義翻勝音升

願陛下察之

今滿朝側息不安

朝直遙翻

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



讐言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顧陛下緩刑用

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哀

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書奏遂

授洛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敕矩監之侍郎李景謀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關於吏道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為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宋敬則疏終之言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哀丙戌

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

至是方改

元長壽自此以後

更以九月為社

更工衡翻

制於并州置

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

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為王弘義

所陷流嶺南

璿似宣翻長知兩翻任音壬

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

坐事流愛州尋卒

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東都八千一百里將即亮翻卒子恤翻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摠管與審禮皆

沒於吐蕃

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劉審禮沒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三年吐從瞰入聲贊普

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

衛將軍

光宅改左右武衛為左右鷹揚衛

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

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踈勒碎葉四鎮

復扶

又翻又音如字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奔四鎮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

敕以

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

擊吐蕃

此時既改武衛為鷹揚衛不應復以舊官名命忠節豈史家仍襲舊官名而書之邪將又音如

字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

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

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諧皇嗣妃

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

厭於協翻又於琰翻

癸巳妃與德妃朝太

后於嘉豫殿

朝直遙翻

既退同時殺之

臘月

考異曰新本紀云癸亥殺皇嗣妃

竇氏舊傳云正月二日今從之今按德妃竇氏即玄宗母也

瘞於宮中莫知所在

瘞於

計翻德妃抗之曾孫也

竇抗太穆皇后之從兄

皇嗣畏忤旨不敢言

忤五故翻

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

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

復扶又翻太王實錄云韋國兒諂佞多

考異曰劉子玄

端天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馬怨望遂作桐人潛理於二妃院內諧殺之又矯制按問上今從則天實錄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

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

誘音謹

氏壬翻妖於喬翻寵皮江翻

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

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

監古街翻下遐嫁翻

季昶誣奏以為與

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

祝職救翻勝音升

乃言曰龐氏所為

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

希瑊

瑊古咸翻

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

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

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

侍御史之屬有令史十人上時掌翻處昌呂

翻

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

人以為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

伺相吏翻

太

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

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誤出人罪謂之失出比毗至翻好呼到翻

太后默

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

司馬有功亦除名

考異曰舊有功傳有功為御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為左司郎中實孝謹

傳長壽二年龐氏為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郎坐龐氏除名為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錄有功

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  
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之 戊

申姚璈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會要璈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

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  
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 月送史館從之時

政記自此始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

成義為衡陽王恒戶登翻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

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一月

庚子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

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朝直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

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

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

宰相汝復為州牧

復扶又翻

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

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

兄憂師德愀然曰

愀七小翻

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

乾音

干當笑而受之

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

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

光宅改少府監為尚方監內侍省有內常侍六人正五品



下漢中常侍之職也。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  
鼎、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鼎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  
功。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所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  
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  
虔鼎，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  
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錄。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

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

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

勝音升

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時

卿不得見皇嗣，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

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

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

呼火故翻，藏徂浪翻。被皮義翻，舉羊。

如翻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

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

傳推

傳其獄不復推鞠也

睿宗由是得免罷舉人習老子更習

太后所造臣軌

更工衡翻習老子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

二月丙子新

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

卒子恤翻使疏吏翻

乙亥

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

朝堂

朝直遙翻

或告嶺南流入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

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

監古街翻

國俊至廣州悉召流入

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

號戶高翻

國俊驅就水曲盡斬

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

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

朝散大夫行侍御史

朝直遙翻散悉賈翻

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

劉光業

按武德四年已改左右翊衛為左右衛疑翊字衍兵曹參軍掌王府武官宿衛番第受其名數

而大將軍配焉

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

唐京都有苑各有

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各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丞則

掌判監事

尚輦直長王大貞

長如兩翻

右武威衛兵曹參

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入光業等以國  
俊多殺蒙賞爭効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  
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入亦與之俱斃太后  
頗知其濫制六道流入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  
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考異曰實錄曰光業等亦受驚臺侍郎傳遊藝之

旨按天授二年遊藝已死舊遊藝傳曰遊藝請則天發  
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國俊一使  
國俊還言諸道流入亦反故更遣五使耳遊藝豈豫知  
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滿遠紀聞曰  
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  
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

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  
識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  
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  
也何啟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  
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  
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天后度流人已死又  
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  
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  
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它  
事繫者兼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俊  
言更發五道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迺地者何嘗  
有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  
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  
今並從實錄及舊傳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

在魏州與琅邪王冲通謀

冲舉兵見上

夏四月乙未殺

之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

棣州後漢樂安郡中廢唐武德四年分滄州之厭次陽信

滴河樂陵  
置棣州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魏王承嗣等

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

乙未太后御

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

七寶一曰金輪寶曰白象

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

每朝會陳之殿庭

朝直達翻

庚

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

渾元本翻

文穆皇帝曰

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后又追尊其三世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璦為司賓卿罷政事以

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

新書宰相世系表豆盧氏本姓慕容氏北地王

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以為氏

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

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

玄孫也

韋孝寬事宇文氏為名將

延載元年

是年五月改元

正月丙戌太后身萬象神宮

突厥

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

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

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新書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獨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

南契丹北渤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遣右鷹揚衛大將皆號莫賀咄篥攝其部而附於突厥

軍李多祚擊破之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

校營田大使

使疏更翻F同

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

蕃救論贊丕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

倭子西突厥部

所立也倭吐猥翻弱也大嶺谷名

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

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俟渠之翻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破吐蕃萬泥

勳沒馱城此語不可曉今刪去

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

管

考異曰實錄新紀皆云代逆道今從舊懷義傳

以討默吸

三月甲申以鳳



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  
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  
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  
將軍以討默啜

神讀曰率下同契敗訖翻苾毗必翻吒陟加翻

未行虜退而止

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

閣寫臺三品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

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上時掌翻

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

號赦天下改元

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

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十餘萬

戶內附

姚州境有永昌蠻居永昌郡地董期新書作董期監古街翻酋慈由翻

河內有

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

尼女夷翻妖於喬翻

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

赤烏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

年矣

僧懷義本馮小寶也太后使與薛紹通昭穆故老胡謂之薛師

容貌愈少

少詩昭翻太

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

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

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

帝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名軒轅因曰軒氏

逾漢朝之

河上

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庵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上公曰余注是

經以來千七百餘年朝直遙翻

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戊辰以王

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

懷義節度已巳以司賓少卿姚璠為納言左肅政中

丞原武楊再思為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

侍郎並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

俸以贍軍

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

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

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

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

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

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

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

三十俸扶用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百官

翻贍昌艷翻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百官

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

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

色拒之既上表

上時掌翻

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

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璩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璩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

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 武三思帥四

夷酋長請鑄銅鍬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

端門洛陽皇城正南門

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璩為督作使

使疏吏翻

諸胡聚錢

百萬億買銅鍬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坐賊貶同州參軍王

弘義流瓊州

曹魏初置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舊志瓊州至兩京與崖州道里相類 考異

曰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紀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黜授潁城尉俊臣誅授左領軍衛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賊出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弘義傳云延載元年已前坐賊下獄此年又坐賊貶今從舊傳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

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

唐諸王府功曹參軍事正七品上掌文官簿書

考課陳設惜于今翻上時

其畧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

獨斷

斷丁  
亂翻

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

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晝日將行

凡制敕皆進  
晝日而後行

方乃

別生駁異

駁比  
角翻

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

此

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人臣之義也

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

衝上拂雲漢又曰矐穴壞隄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

極難長上果殺鄧注

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殺應  
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

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

逢皮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翻南賓

縣屬欽州本漢合浦縣地翻南賓尋又免死流竄太后出黎

隋開皇十八年置南賓縣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

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

卿真宰相也亮相悉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

為鳳閣侍郎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

平章事校古允元豫州人也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

張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畧大使以討之容州漢合浦縣地隋為合浦郡



之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  
改容州因容山為名獠魯皓翻使疏吏翻

天冊萬歲元年

是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

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

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

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

貶趙州

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十三里

巨源貶麟州

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景儉貶漆州

貞觀

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羗屬松州都督府十六年開山洞置漆州屬黔州都督府舊志漆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

十里東都四千二  
百里漆側誅翻

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舊志集州

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里  
綏州京師東北一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九里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

紵直呂翻紵屬今人謂之

紵麻夾紵者以紵布夾縫為大像後所謂麻主是也

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

堂北構天堂以貯之

貯丁呂翻

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

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

耗竭

滅徂浪翻為于偽翻

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

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

拾相蹈踐有死者

踐息  
淺翻

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

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

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

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床矩召吏將

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

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

詰去吉翻  
處昌呂翻

悉流遠州遷矩天官

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阬深五丈

深式  
浸翻

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

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

高居傲翻

刺七亦翻

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

唐六典尚

藥局屬殿中省有侍御醫四人從六品上璆音求

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

溫於

問翻

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畫比明皆盡

比必利翻

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耻而諱之但云內作

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

輟朝停酺以荅天譴

酺音蒲朝直遙翻

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替

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

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

榑火班書曰榑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漢武時柏梁臺災乃大營建章姚瑋引二事傳以已說以逢君之惡

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

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使疏

又鑄銅為九州鼎

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

兖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

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都八州鼎高一丈

四尺各受千二百石考異曰舊傳云懷義帥人作號

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

鼎始成舊傳誤也或

及十二神

十二神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辰屬龍

懷義死時方鑄耳

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

猴酉屬鷄戌屬狗亥屬豬

皆高一丈

高古

各置其

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

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

先志

薦翻樂音洛畜吁玉翻合音閣

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

入唁太后

唁魚變翻

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

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

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

捕盡獲之

復扶又翻唐六典北齊內職有散給使五十人唐因之置內給使無常員屬官闡局凡官

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又

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

僊師縣屬河南府在洛城東六十里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

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庥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

統他綜翻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

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

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既渡河有火至於王屋流為烏馬融曰王屋王

所居屋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

寶臺頽更散壞魔莫婆翻考異曰僉載以七寶臺散壞為姚璿之語今從實錄斯實諂

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詩曰小心翼翼無戾天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

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獲嘉縣本汲縣之新史鄉漢武

帝行幸過此開獲嘉呂嘉因置獲嘉縣屬河內郡後周置修武郡隋置殷州尋廢州為獲嘉縣唐屬懷州彭城縣

帶徐州幾居希翻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爾雅權輿始也天地

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更工衡翻時則藉非常之慶以

中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

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悖蒲內翻下同無賴不仁



之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

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

重直龍翻

如其忖度咸果釋

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

度徒洛翻斷丁亂翻

竊行貨賄方便

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

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

徽古亮翻

古語曰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

太宗亦嘗引是言

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

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

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勛

唐制文散階二十九武散階亦二十九勳級十

有二 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

上元敕四品服

深緋五品服淺緋九品服深青朝直遙翻下同象板多於木笏

唐制五品以上笏用象九品以

上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

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

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大廣六

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

礫音歷

若遂

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

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

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

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甄稽延翻別也疏所去翻

是時官爵易得而

法網嚴峻

易以鼓翻

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

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

軍總管擊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義

益驕恣太后惡之

惡烏路翻

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

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

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

帥讀曰率毆烏

口翻 考異曰舊傳云又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送尸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姓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主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押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妄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群陽陽銷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

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  
誅作明堂者此蓋文士寓言今從實錄送尸白馬寺焚

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去羗呂翻

三月

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夏四月天樞成

天樞其制若柱

高一百五尺

高占牖翻

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

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

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

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

高占牖翻酋應由翻

長知兩翻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秋七月

辛酉吐蕃寇臨洮

臨洮洮州洮土刀翻

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

大總管以討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

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改元天冊萬歲

冬十月

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

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

是年九月始改元

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

封神嶽

后以嵩山為神嶽作甲申按去歲下制云臘月十六日有事於神

嶽長歷是月甲戌朔壬午九日甲 赦天下改元萬歲登

中十一日皆非十六日今從實錄

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

酺音蒲

丁亥禪於

少室

戴延之曰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以其下各有石室

馬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

巳丑御朝覲壇受賀

朝直遙翻

癸

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

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還

少詩昭翻行下孟翻從才用翻

即

求弃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

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

椒茅椒編之為室椒性暖可以禦寒

夏居石室

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

遺才季翻

攸緒一皆置之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

異

考異曰舊傳云聖歷中  
拜官隱嵩山今從實錄

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

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已巳以師德為左肅政

大夫知政事如故

考異曰實錄云已巳秋官尚書婁  
師德為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

舊傳曰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  
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  
傑討之按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為謬誤新傳云  
師德為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  
使入遷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  
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今據寬錄延載元年一月  
自宰相出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  
章事延載元年出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



寅師德為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統紀云  
秋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

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  
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崇尊廟見

上卷天  
授元年  
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中黃帝

靈妃為天中黃后啟為齊聖皇帝封啟母神為玉京太

后  
夏后啟母  
石在嵩山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

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  
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  
在洮州界將即亮翻  
唐

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  
異曰考

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無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  
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敗蓋皆據

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敗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師  
在何日今但依實錄因其軍敗終言敗官之事而已

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

介意

復扶  
又翻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

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

高古  
犒翻

後為大

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

更工  
衡翻

號曰通天宮赦天

下改元萬歲通天 大食請獻師子姚璿上疏以為師

子專食肉遠道傳致

傳知  
總翻

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鷹

犬不畜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却之

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 夏五月壬子營

州契丹松漢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

攻陷營州

開元十道志曰舜築柳城即虞舜已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

分故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後魏於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為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寧始

置營州松漢都督府及歸城殺都督趙文歲契欺訖翻

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呼會 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復

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 懷弼

賑津忍翻酋慈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

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

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

亮翻 八將即

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

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

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

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

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史於此以後多以渝作榆讀者宜

詳考使姚璦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

榮為孫萬斬武后改突厥骨咄祿為不卒祿又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此事何異

王莽所為顧有成敗之異耳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可從刊入聲汗

音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

檀州

檀州本漢漁陽郡僂奚縣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為玄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

清邊前軍

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六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

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

平州有西硤石東硤石二成

唐兵大敗先是

契丹破營州

先悉薦翻

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

使守牢霄給之曰

使霄守唐俘於地牢故曰守牢霄霄而立翻給蕩亥翻

吾輩家

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

降戶江翻下同

既而契

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

飼祥吏翻勞力到翻

吾養汝則

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

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麋谷

據舊書黃麋谷在西硤石

虜又遣

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弃步卒

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縑玄遇仁節生

獲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索皆各翻字書無縑字今讀與縑同德蓋翻或曰吐合翻

將卒死者

填山谷鮮有脫者

鮮息淺翻

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

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

州軍將皆斬兵不叙勲

燕因肩翻將即亮翻

匪石等得牒晝夜兼

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

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

其直發以擊契丹

驍堅  
竟翻

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

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

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

府參謀

以本官參謀軍  
事不列為品秩

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

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

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

比毗至翻  
少詩治翻

奴多怯弱不慣征

行

慣古  
患翻

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

未用其一契丹小孽

孽魚列翻

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

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丁巳突厥寇涼州

執都督許欽明

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殺按明年正月默啜寇

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

欽明紹之曾孫也

許紹預凌烟閣二十四功臣之列

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

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

丹戰於崇州

龍山即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置貞

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師鎮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



城未下者

說輸  
芮翻

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

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

護府於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開元二年徙平州天寶二年徙遼西故郡城疑

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有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欽寂謂曰狂賊天

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吐蕃

復遣使請和親

復扶  
又翻

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貴鄉郭

元振往察其宜

曹曹參軍掌兵械公廨興善罰謫大朝會行從則受黃質甲鎧弓矢於衛尉

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

之地

長壽元年置四鎮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也

元振曰四鎮十姓與

吐蕃種類本殊

種章勇翻

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

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

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

決元振上疏

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

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

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

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

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

吐從瞰入聲谷音洛

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

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咸亨三年薛仁貴敗於大非州青海亦沒則五俟斤部亦

當以歸吐蕃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各有酋長曰五俟斤俟渠之類如此則足以塞

欽陵之口塞悉則翻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

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

事之利害背蒲妹翻遙割而弃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

四夷也太后從之

考異曰御史臺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

制書至河源納言婁師德患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柰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書虜必狐疑吾乃先為之備虜至必不捷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克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擊吐蕃敗於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臺記誤也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

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

發和親使

使疏吏翻

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

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

之漸

間古  
覓翻

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

元振名震以字行 庚申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

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

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

為國討契丹

并為眾為並于  
偽翻帥讀曰率

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

知微

龍朔改左右屯衛為左右武威  
衛光宅又改為左右豹韜衛

左衛郎將攝司賓

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

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闊立德以巧思稱  
田仁會良吏也

冬十月辛卯

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

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

卒子恤翻  
間古覓翻

太后進拜默啜為

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頡戶結翻跌徒  
結翻單音蟬

孫萬

榮收合餘衆軍執復振

復扶  
又翻

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

前鋒

帥所類翻  
阿烏葛翻

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

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

長壽元年  
仁傑貶

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

入城繕修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填

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

後魏太和十一

年於峭陵置峭縣屬恒農郡隋并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硤

石太后竒之擢為夏官侍郎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

長壽二年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有功除名

主簿宗城潘好禮

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七里故城是也周齊為安定縣隋改為鹿城縣

唐屬冀州唐制上縣主簿正九品下中下縣從九品上好呼到翻

著論稱有功蹈道依

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  
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  
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  
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  
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

易以豉翻下不  
易同見賢遍翻

張公逢漢

丈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

而已

事見十四卷  
漢文帝三年

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

之運

屬之  
欲翻

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

朝直  
遙翻

如



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

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

幾居希

丁翻囹圄魚巨

翻數所角翻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時來俊臣羅

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依即奏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奏進止非是自專蓋時人見俊臣所誅有功所雪徃徃得其所欲疑以為先進狀耳若有功一一先奏進止何至

三陷死刑

乎今不取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

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

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二十二

起強圉作噩盡上章困  
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

時以契丹破滅九鼎就成  
以九月大享改元為神功

正月己亥朔太后

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

欽明為  
默啜所

禽見上卷三  
年厥九勿翻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

泥勝  
之曰

梁是秣粟陶弘景曰凡曰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異為分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梁味短色惡不如黃白

梁呼大故翻

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

將即亮翻

而城

中無論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

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

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

謀反

相悉亮翻下相術同憬居永翻唐京都錄事參軍正七品綦連虜姓也魏收官氏志西方諸姓有綦

連陰結朝士

朝直遙翻

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

綦連耀有天命

說輸為翻

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

勅兼天官侍郎事

勅其  
據翻

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

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  
萬年縣為明堂縣永昌

元年改東都河南縣為合宮縣宋  
白曰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永樂坊

使上變告之

上時掌  
翻下同

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

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

忤五  
故翻

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

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

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譔

譔補  
過翻

及王勣凡涇州

刺史勣弟監察御史助等

勣彌充翻  
監古衙翻

凡三十六家皆海

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誅壬戌年矣朱之見實連世流

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恩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

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

之鞠獄喜誣陷人數所角翻時人以為周來之亞來俊

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復扶又翻下頊上變得召見

僅免見賸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

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誅之唐制大理寺有府二十

記基子訟寃於朝堂朝直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剄其腹

翻

援于元翻

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

上邽縣漢屬隴西郡古邽戎邑也後漢屬

漢陽郡後魏諱珪改名上封屬天水郡隋復舊唐屬秦州璿似宣翻

竊嘆而泣俊臣奏如

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

下邽嫁翻處昌呂翻

制流瀼州尚乘

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

張行成事太宗

年少美姿容善音

律

少詩治翻

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

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

散騎常侍

散悉賣翻騎奇寄翻

易之為司衛少卿

龍朔改衛尉為司衛光宅因之

拜其母臧氏韋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

勝音

仍勅

鳳閣侍郎平章事通考為戒大私之通考入元之衣系也李

亮歷事高祖太宗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

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癸亥突厥

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代州北有大武軍調露元

年改曰神武軍天授二年改曰平狄軍使疏吏翻

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

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

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破石谷

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

將即亮翻



帥讀  
曰率

力戰契丹引退

契欺訖翻  
又音喫

孝傑追之行背懸崖

背蒲

妹翻

契丹回兵薄之

薄音伯  
各翻

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

死亡殆盡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孝傑將四十萬衆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澗坑深

萬丈尸與崖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

管記洛陽張說馳奏

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

暉以立功得免

說讀曰悅使疏吏翻下同

武攸宜軍漁陽

漁陽秦右北平郡所

治也隋為漁陽縣屬幽州在幽州東二百一十里

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

敢進契丹疾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

擊之不克

剽匹妙翻  
將即亮翻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

啜為可汗

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

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

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

上時掌翻下同  
供他用翻張知

亮翻

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

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

背蒲妹翻朝直  
遙翻下同復扶

又翻

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

令力丁翻初服突  
厥遣來所被之服

又小虜使

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

鼻

吮如  
亮翻

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

不撓責其無厭

撓奴教翻厭於監翻

為陳禍福

為干偽翻

阿波達干元

珍曰

突厥官二十八等自設至達干皆世其官此即阿史德元珍

大國使者不可殺

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

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

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

鐵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夏戶雅翻單音

蟬種章勇翻繒慈陵翻

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姚

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

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

麟臺少監即秘書少監贊皇縣隋置屬趙州取贊皇山以

為名少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秦李斯之

言不如治兵以備之治直之翻璫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

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考異曰舊歸道傳云聖歷初默啜請和遣閻知微冊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遂拘繫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

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為國討契丹許之默啜部衆漸盛則天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為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待殺之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姚璹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闕知微冊為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疏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璹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所言耳其事則魚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鑄

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

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

豫州鼎獨高大神都畿也高古犒翻

各圖山川

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

金千兩塗之姚璹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

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耀

炫煒  
絹翻

太后從之

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

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帥讀  
曰率

前益州長史王及

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

召見

見賢  
過翻

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

治直

吏翻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為內

史 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

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迦古牙翻又居

伽翻將即亮翻

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

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

沙吒虜姓吒初加翻

將兵二

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

先悉薦翻

上書云臣夢陛下

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

生遷駕部郎中

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司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

數上時掌

翻下同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奚袋

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奚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奚

袋各隨其所服之色  
餘日則否使疏吏翻

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

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酌以五品前疑買馬輸

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

惡烏路翻

六月乙丑敕還

其馬斥歸田里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

玉知之為之不昏

為于偽翻

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

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

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永康二年

碧

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

考

異曰唐歷天授元年十月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



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  
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幕及軍罷以父年老  
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  
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  
得奉戎旂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嘆此南歸日猶聞  
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統紀新紀殺  
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猶聞比  
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  
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承嗣諷  
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  
先銜之至此  
乃殺之耳

司僕少卿來俊臣

光宅改太僕為司僕

倚執貪淫

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辜矯稱敕  
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自宰相以下

籍其姓名而取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俊臣嘗以三月三日萃其黨於龍門豎石題朝士姓

名以卜之令投石遙擊倒者則先令告至募投李昭德不中今不取

自言才比石勒監察

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

惡烏路翻

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

丈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

下遐嫁翻下不下乃下同

俊臣欲羅

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

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

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

處昌呂翻

太

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

上時掌翻

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

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去羗呂翻  
朝直遙翻

太后遊苑

中吉頃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

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頃曰于安遠告

虺貞反既而果反

貞事見上卷  
垂拱四年

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

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

塞悉  
則翻

國之賊

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奔市時

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

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

噉徒濫翻又徒  
覽翻抉於決翻

太后

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

惡烏路翻  
數所具翻

且曰宜加赤

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

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

奴婢十人俊臣問司農婢無可者

唐六典司農丞掌凡  
官戶奴婢男女成人

先以本色嬌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  
籍沒以其所能各配諸司婦人巧者入掖庭以西突厥

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

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髡面訟寃者數千人

酋慈由翻長知  
兩翻務里之翻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

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

選須緇屬之  
欲翻首式又翻

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

家法臯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

令侯敏

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園之事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及季冬藏冰皆

主之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

君宜遠之

遠于願翻

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

武龍縣屬田州開蠻

洞置舊書作武籠云失廢置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分涪陵置

敏欲不往妻曰速

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

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以檢校夏官

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

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將即亮翻下同  
騎奇寄翻下同

懿宗懼欲南

遁或曰虜無輜重

重直用翻

以抄掠為資

抄楚交翻

若按兵拒守

執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還據相州

相悉

亮翻

委弃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

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

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寃羽守

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

語默啜曰

黑沙突厥庭  
語牛倨翻

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

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

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

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

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道

鄉讀  
曰嚮

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

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

新城即  
前契丹

所築在柳  
城西北者

盡俘以歸使乙窵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

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

凶許勇翻

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

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

大潰

阿烏葛翻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郡賊聞之失色衆皆潰散不云為玄基所破實錄但

云為玄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帥新城破衆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兩存之帥

輕騎數千東走

帥讀曰率

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

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

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

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

降戶江翻下同

梟之四方館門



漢有臺街蠻夷邸後魏置諸國使邸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屬鴻臚寺唐以四方館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

梟堅亮翻

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霫而立翻

戊子

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

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

丹所脇從復來歸者

復扶又翻

懿宗皆以為反生剗取其膽

先是何阿小嗜殺人

先悉薦翻

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

殺人最多

武懿宗封河內王與何阿小為兩何

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

置賓州

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庚午武攸宜自

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

遺王求禮庭折之曰

折之舌翻

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

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

退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註誤之人

蔓音萬註戶卦翻

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

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

月丙戌納言姚璹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尹豆

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

天授中改太子詹事為太子宮尹鳳

閣之上常有同字 考異曰新表庚子狄仁傑兼納言武三思檢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

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九月壬辰大享通天

宮大赦改元

改元神功

庚戌婁師德守納言 甲寅太后

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朝直遙翻云

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聞疑其不實使近臣就

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

不復聞有反者

復扶又翻下無復后復同

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

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

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

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

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

反者

為于偽翻下多為同

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

后悅曰鄉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

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

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竄者四

考異曰舊傳云三被流今從御史臺記按新書元忠為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楊楚功得流歲餘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太后使王隱客宣詔赦之此為二事通鑑書王隱客宣赦事於永昌元年至長壽元年又下獄貶此為三事及後長安三年又貶為要尉此為四事未知御史臺記所書如何也嘗侍宴太后

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數所角翻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

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

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

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

王封畧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

美化行於江漢

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廣漢之詩美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

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

冠古玩翻

稱尺證翻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

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

天下潰叛

事見秦紀

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

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

事見漢武帝紀

近者國家頻

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

調徒約翻

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

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

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貊莫百翻

昔漢

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

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

宣帝用魏

相之策而奔車師之田

事見二十五  
卷元康二年

豈不欲慕尚虛名

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

使統諸部者

見一百九十卷  
貞觀十三年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

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

書仲虺之語曰推亡周  
存邦乃其昌推吐雷翻

無遠戍

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

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

謂高麗也使守

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

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



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

事

雖不行識者是之 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

選須絹翻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先是歷官以是月為正月以臘

月為閏

先悉薦翻

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為去

晦仍見月有爽天經

去晦謂前月晦也

可以今月為閏月來月

為正月

聖歷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

考異曰實錄云正

月壬戌享通天宮按長歷此年一月壬戌朔實錄誤也今從唐歷統紀新本紀赦天下改元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武承嗣三

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

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

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

數所角翻說輪

高宗從千容翻  
太宗謚文皇帝

大帝以二子託陛下

高宗謚天皇大帝  
二子謂廬陵王及

皇嗣

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

與母子孰親

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  
也於廬陵王皇嗣母子也

陛下立于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

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

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

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

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廬陵王光宅元年  
遷均州垂拱元年

遷房

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

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

折而設翻

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

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

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

奉

是年置拱鶴監以處遷侍

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

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

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

為干偽翻下屢為復為同

二人懼流涕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

陵王

復狀又翻

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

屬意

屬之欲翻

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

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

屢為太后言之

間古覓翻

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

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

殆非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

三思為儲副遷廬陵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

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天

后既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

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群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  
皆希旨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  
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  
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  
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  
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  
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  
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  
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  
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  
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  
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  
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  
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  
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  
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

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名問項項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問計於項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名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之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已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及以項為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

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王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育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



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  
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

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

瑕丘故春秋魯之瑕邑  
晉宋置兗州於此隋開

皇十三年置瑕丘縣帶兗州

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

子廬陵王至神都

考異曰統紀云癸丑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往房州召廬陵王男女入

都醫療狄梁公傳曰後潛發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  
我兒在此令內人就看州縣長吏仰數出數人無令混  
雜陰令內人一人以代廬陵王令廬陵王衣內人衣服  
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者舊  
傳曰廬陵王自房陵還宮太后匿之帳中又召狄仁傑  
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數奏言發涕流遽出廬陵謂仁  
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  
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

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狄梁公傳曰天后御一小殿垂簾於後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覺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豈在多違今日之間須易前見以天下之位任卿一言可朕意即兩全逆朕心即俱斃公從容言曰陛下所言天子之位可得專之以臣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得而自有也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以不告勞者蓋為子孫豈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上帝皇后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家嫡陛下遂奄有神詔十有餘年今議續承豈可更易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云云太后於是歔歔流涕命左右褰簾手撫公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回謂廬陵王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公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不能起天后曰即具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公揮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在房州天下所悉知今日在內

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衛太子之變陛下何以明臣  
天后曰安可却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具法駕陳百  
僚就迎之於是大呼萬歲儲位乃定按武后若密召廬  
陵王宮人十人既知其謀洛陽至房陵往來道路甚遠  
豈得外人都不知乎又實錄豈能構虛立徐彥伯往迎  
之事及有廬陵王至自房州之日又於時若儲位已定  
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子蓋廬陵既至太后以  
長幼之次欲立之皇嗣亦以此遜位故遷延半載今皆  
取實錄  
為正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辛丑以婁師

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

使疏吏翻

六月甲午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  
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

考異曰實錄作楊鷺莊今從食載舊傳

齊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

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

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

忤五故翻

出為合州刺史

襄陽縣漢屬南郡獻

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為荊州治所宋齊梁為雍州西魏為襄州合州漢置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魏改墊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改涪州唐復為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三千三百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

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

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

輔立之

將即亮翻

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

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

垂拱中置

清夷軍於媯州界杜佑曰在城內南去范陽二百十里難乃旦翻

靜難軍使慕容玄則

以兵五千降之

使疏吏翻前土力翻降戶江翻

虜執大振進寇媯檀等

州

媯居為翻

前從閭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

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

數所具翻

與我蒸穀

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

穀種章勇翻行

戶剛翻市列為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殺它物以求  
贏俗謂之行作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於天下  
好不過精惡不過濫  
濫者惡之極者也 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

皆踈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

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為于偽翻 監察

御史裴懷古從閭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

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

監古衙翻羸倫為翻悴泰醉翻

突騎譟聚

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殺嘗為人所枉懷古

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

員外郎

間古覓翻課達恔翻呼火故翻見賢遍翻唐祠部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園忌廟諱卜筮醫

藥僧尼之事屬禮部

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

刺史太平敬暉

後魏分漢臨汾縣地置太平縣隋唐屬絳州

謂僚屬曰吾聞

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牧獲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

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為

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

怏怏戊戌病薨

怏於兩翻

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

史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

舉其子司府丞光嗣

光宅改大府曰司府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

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前午為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其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稱尺證翻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

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即秦之謁者晉武帝省謁

者僕射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令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

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

數所角翻參所



今翻人參也

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籠力董翻

行冲名

澹以字行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

宅先

改宗正為司屬緣此後置天兵軍於并州城中

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

西道總管

吒初加翻

幽州都督下邦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

管

秦武公代邦戎置下邦縣隴西有上邦故此加下字漢屬京北晉屬馮翊後魏置延壽郡隋廢郡以下邦

屬同州垂拱元年屬華州

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

將即亮翻

又以左

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

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

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昌為飛狐縣

屬易州唐

屬蔚州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用性  
惟頑愚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部彥高  
却璵宅門不敢詣聽事文按須徵發者於小牕內接入  
通判仍簡郭下精健自援其家賊既乘城四面並入彥  
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鏹匙其愚怯也皆此類俄  
而陷沒刺史之宅先賊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  
彥高乃入墮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  
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暇

九月甲子以夏

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改默啜為斬默啜

啜使閭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

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

歌獨無慙乎

為于偽翻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以為節萬歲樂歌曲之名樂音洛

知微微

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

城應之

長知兩翻般若北未翻若人者翻

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

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

官不降則死

降戶江翻

叡顧其妻妻曰盍報國恩正在今日

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

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頰之孫也

冬官工部尚辰羊翻

謚神至翻高  
類隋初佐命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

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

嗣祥更翻復扶  
又翻又音如字

救天

下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

行軍元帥起  
於周隋至唐

唯親王及太子為元帥帥所類翻

考異曰實錄云丙

子據唐歷甲戌皇太子顯克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秋梁

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  
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先是募人月餘

不滿千人

先悉  
薦翻

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

盈五萬

幾居  
宜翻

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

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

項為監軍使

后分御史臺為左右肅政臺各置中丞侍御史等官項呼玉翻監古街翻使疏吏翻

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薛

訥仁貴之子也

藍田畿縣屬雍州薛仁貴健將也事太宗高宗

太后擢為左威

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

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

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朝直遙翻考異曰實錄辛巳皇太子

朝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群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

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

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天官吏部相悉亮翻處昌呂翻摸音莫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

五回道去

厥九勿翻啜叱列翻水經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

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縣於

五回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

敢逼

勝音升叱初加翻躡泥輒翻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默啜盡寇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紀云河

北積年豐熟人畜被野默啜虜趙定恒易等州財帛億萬子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具兵威不敢追躡今從

實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默啜還漠

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

國之心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

王武攸歸領之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

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

雖不同心則無別使疏吏翻上時掌翻別彼列翻誠以山東近緣軍機

調發傷重調徒弔翻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重以

直用翻

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

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

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

樂音洛行下孟翻

又諸城入偽

入偽謂降賊者

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

取之賞賞將士則為濫賞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為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

於汚辱妻子

汚烏故翻

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

以免

簪笏謂士大夫當官而行者也

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

招攜秋毫不犯

言除賊務在招撫攜貳秋毫無所侵犯也

今之歸正即是平



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

被皮義翻

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

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

塞悉則翻

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

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

暫與暫同

中土不

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

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

突厥所驅掠者悉遮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

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

郵音尤將

即亮翻使疏吏翻疏麤也麤脫粟也  
一斛粟得六斗米為麤麤郎葛翻

禁其下無得侵擾

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

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離趙州

離力智翻

乃縱

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

磔陟格翻張也開也

使百官

共射之既乃髡其肉

射而亦翻下既射同髡古瓦翻剔人肉至骨也

剉其骨吏

其三族疏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則天磔知微

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一發皆不  
中怯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  
小兒年七八歲姬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  
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今從實錄

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

段志玄從起晉陽征伐有功瓚藏旱翻

先沒於突

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

發

懦乃臥翻又奴亂翻

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救河內王武

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

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

磔余懾翻

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

猶赳赳然躍不止

赳起逸翻

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

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

蜀州漢江源武陽之地李雄置江源

郡晉為晉原縣隋廢郡以縣屬益州垂拱二年分置蜀州

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

史張東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

哀牢夷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

年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

武德四年以漢蓋州郡之雲南縣地

置姚州以地人多姓姚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里麟德元年移治弄棟川

未嘗得其鹽布

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

竊為于偽翻

請廢姚州以隸雋州歲

時朝覲同之蕃國

雋音髓朝直遙翻

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

北置關

瀘音盧

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

使疏史翻

奏不

納二年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

告古沃翻又如字

壬戌

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相息亮翻率所律翻

甲子置控

鶴監丞主簿等官

先已置控鶴監今方備官

率皆嬖寵之人

嬖卑義翻又博

計翻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為控

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

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

負半千

臨汾縣帶晉州本平陽縣隋更名半千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魏以忠烈

自比五員因自姓負負音云

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

薛元超事高宗從才用翻

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

疏請罷之由是忤旨

上時掌翻忤五故翻

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

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

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

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

司馬晉卿流峰州

岑州漢交趾麓冷縣地吳置新興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

十八年改岑州大業廢州併入交趾為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岑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

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峰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

居處

處昌呂翻

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

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重直龍翻百官皆賀 河南北置

武騎團以備突厥騎奇寄翻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

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

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

升仙後桓良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立祠

后加號升仙太子杜祐曰緱氏縣古滑國緱工侯翻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樂

城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朝直遙翻沐浴伏俎上

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氏還 初

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

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

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

長知兩翻

陰與

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

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

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

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考異曰實錄贊婆及其

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為左羽林衛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悉多於數論明年吐蕃將莽



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戰  
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

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

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

夫蒙姓也姓譜夫蒙羗複

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大羗

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

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

備突厥婁師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

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

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

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

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守式又翻會工

外翻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

西突厥既敗突騎施

始盛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斛瑟羅下號莫賀達於後斛瑟羅入朝其地為烏質勒所併騎

奇寄翻見賢遍翻

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

落

解戶買翻

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長知兩翻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

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

復扶又翻

及善屢奏以為

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

檢校閣中可也

閣謂省閣也

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

假古訝翻

太

后不問及善嘆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

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太后不許庚子以

及善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

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相悉亮翻下同及善同平章事

今從實錄朝野僉

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鴟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它政但不許令史奴驢入臺

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宰相  
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舊傳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楊再思罷為左臺大夫  
史即左御史大夫丁未相王兼檢校

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

事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  
史使疏師德在河隴

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

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

擠之於外  
沈持林翻數所角翻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

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  
將即亮賢則臣不知

翻下同

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  
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  
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  
重之 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

昌

福昌縣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因隋福昌宮以名縣也

戊寅還神都 庚

子邢貞公王及善薨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

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濟子禮翻

冬十月丁

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

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使將即亮翻

太子相王

諸子復出閣

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太后自

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

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

郊丘祭園丘於

南郊也享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垂拱四年拜洛萬歲通天元年封嵩山

取弘文國子

生為齋郎

齋郎者執豆籩奉樽彘盥洗以供祭祀之事

因得選補由是學生

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者

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

上時掌  
翻疏所

去翻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

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

謂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

以求進

開古  
覓翻

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

天授二  
年周興

流死丘神勣誅延載元年王弘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朝野慶泰若再親陽和

朝直遙翻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

則以為趙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

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

甄稽延翻

臣恐鄉之負寃得

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

施

施式志翻

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

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

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

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

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

為于承偽翻

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

萊蕪縣漢屬泰山郡



晉廢後魏於古城置羸縣唐貞觀初廢入傳城縣后復於廢羸縣置蕪萊縣屬兗州太后召謂曰

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

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

突厥默啜立其弟吐悉訇為左廂察吐當沒翻訇蒲北翻下同骨篤

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訇俱為小

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

為拓西可汗處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號拓西

久視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

太子少保

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午貶吉頊為瑛川尉壬申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

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複耳今從實錄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

貶安固尉

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貶流僉載新書皆云貶瑛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太后以

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

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

僂於庾翻僂力主翻

頊視懿宗

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况

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

所言朕欲聞之

欲於據翻

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

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

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撾

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

卿豈足污朕匕首邪

撾側瓜翻斷音短汚烏故翻

項惶懼流汗拜伏

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

貶辭曰得召見

見賢遍翻下再見同

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

離力

翻智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

水土為泥有爭乎

合音閤

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

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頃頃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

分則天下安

分扶問翻

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

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

已如是不可何如

觀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誓則誠知勢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

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

忤五故翻

庚寅罷為司禮卿

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

元方為人清謹再

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  
露臨終悉取奏藁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  
乎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

管鎮碎葉 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 庚子以文昌左

丞韋巨源為納言

考異曰新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

巨源為左相舊紀傳皆無之蓋左丞誤為左相耳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

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遷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

石淙

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以祀神嶽告成也涼藏宗翻又

士江  
翻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

子賓客

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

忠可汗

宣超諾曷鉢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

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

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

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

萬乘所宜臨也

譎之次翻  
乘繩證翻

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

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

超合長生藥

合音閣

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

瘳

瘳丑留翻

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去羗呂翻

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

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

嘲謔

嘲陟交翻謔訖卻翻

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

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

三教儒釋道

武三思奏昌

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

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

宗衣於既翻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

為奉宸內供奉

少詩  
照翻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

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

唐諸衛府  
各有長史

從六品上各掌判其府  
諸曹之事監古銜翻

明白媒銜

銜熒  
絹翻

醜慢不恥求為

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

奏太后勞之曰

勞力  
到翻

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

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

屬之  
欲翻

嘗早朝

朝直遙  
絹下同

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

其馬而賂之

選須  
絹翻

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



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

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

餘人悉留注官

索山客翻

錫文瓘之兄子也

張文瓘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

年二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

如鷲入鳥羣所向披靡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槊色角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

黃麋

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絹

事見上卷萬歲通元年

又有駱務

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

敗補邁翻

及孫萬榮死二人皆

來降

降戶江翻

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

並驍勇絕倫

驍堅  
克翻

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

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  
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  
以措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  
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